

“河北四侠”集结号

夜是怎样 黑下来的

张楚◎著

YE
SHI
ZENYANG
HEIXIALAI
DE



“河北四侠”集结号

夜是怎样 黑下来的

张楚◎著

YE
SHI
ZENYANG
HEIXIALAI
DE

ISBN 7-5345-5555-9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 张楚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 9

(“河北四侠”集结号/王力平, 张军良主编)

ISBN 978-7-5511-1400-4

I. 夜…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9702号

丛 书 名: “河北四侠”集结号

主 编: 王力平 张军良

书 名: 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作 者: 张 楚

策划统筹: 张采鑫

特约编辑: 武小森 金赫楠

责任编辑: 刘燕军

责任校对: 杨丽英

封面设计: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400-4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那年易水河边人

——《“河北四侠”集结号》丛书序

李敬泽

以“河北四侠”之名，张楚、李浩、刘建东、胡学文出此一套书。为什么叫“河北四侠”呢？这四位倒真是四条汉子长在河北，但平日里以小说为业，“以武犯禁”的事并不曾干过，精神上也未必以侠义自许，一个“侠”字不知从何说起？

或曰：“侠”，在此处是指向某种地方历史记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两千多年前，荆轲、高渐离从这里走出去。迨至今日，这种命名中或有诉诸历史、建构身份的意图。

好吧。那就先谈谈历史。

我中华广土众民，文化之天下性与文化之地方性相表里。一方面，圣人之道行于天下；但另一面，异土殊俗，每个地方又自成天地、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中国人来说，“我是谁”的问题，首先是我的祖先在哪里、我生长在哪里，乡土与籍贯是编户齐民的法律身份，更是一重文化身份，寄托着我们最自然、最基本、最牢固的认同。中国人就据此在茫茫天下互相辨认，相亲相依。





这种身份意识在帝国的长期历史中形成，沉积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缘关系。我是什么人取决于我是什么地方人；而我是什么地方人，其中预设着我的地方在帝国版图上的位置、它与帝国中心的关系。温州人至今认为自己是偏卑草野之人，谁都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广东人敢为天下先，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自认化外之民，他们都在帝国边缘的位置上发展出独具力量的认同。而河北人，他的位置就游移不定，说来话长。若说到战国时期、易水河边，那时河北的位置倒是清晰的，胡服骑射、慷慨悲歌，它是华夏文明的边缘或前沿，有时就是一盘棋上的弃子，直到唐宋一直如此。元代以后，北京忽然成了帝国的中心，而河北忽然成了畿辅、直隶，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它都在困惑于这个辇毂之下、天子脚下的位置。当代以来，很少有哪个省的省会几度迁移，这虽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但也颇具象征意味；似乎在河北，这个省会放在哪里其实是不要紧的，并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个省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的中心。河北是如此接近于帝国的中心，以至于它没有自己的中心和重心。

北京成为帝国的中心，是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这是最靠近长城、最靠近黄仁宇所谓“37度线”的帝都。定都于此，对元朝来说，是背靠草原而面向城市和农田；对明清来说，则体现着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的长期冲突中的战略意志。与长安、洛阳不同，这个帝都的建立，从来不是出于文化和经济的考量。长安依托着关中平原，洛阳、开封依托中原；而作为帝都的北京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并不依靠它的周边地区。它从广大的帝国汲取财富和知识，它的周边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地理上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河北拱卫着京师，在经济和文化上，帝都都不是它的产物，而它只是帝都延伸出来

的战略空间。

这在中国史上是一个全新现象，有力地表明了元明清的“世界帝国”特质。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它高瞻远瞩，它心怀天下，它在本质上拒绝地方性——或者说，北京的地方性就是天下性。但是，它并没有把天下性赋予河北；相反的，在它的光芒之下，河北的地方性却成了问题。

朱元璋是原教旨的华夏文明中心论者，在他看来，元大都是历史的错误，是文明正统的断裂，所以，他把帝国的首都定在南京。而当成祖朱棣终于决定迁都北京时，他一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轻松感。南京，相对于这个广大的帝国是过于逼仄了，它不是帝国下的蛋，它不是帝国雄心的产物，它属于杏花春雨江南，它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性，它另有自己的梦想、议程和性情，它无意高瞻远瞩；南京不需要帝国告诉它它是谁，南京的问题是，它自己就深刻地知道自己是谁。朱棣的父亲和他自己，一直在与这种骄傲、狭窄和固执进行艰苦、血腥的斗争。最后，甚至连朱棣这样的强人都看出，这种斗争是注定失败的，地方性侵蚀着天下性，帝都必须离开，否则帝都就不是帝都，就会忘了、丢了天下。

他来到了北京，这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选择。而河北，它从朱棣做出决定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了自己不是什么，并开始求解自己是什么。

言归正传，谈谈这四位作家。他们分别在北京的东边、南边和北边。

先从北边说起。

胡学文，张家口人。他的小说大多有关播迁流散。当然，这说的不是移民海外，说的是，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无数农





民的离土漂泊。

关于这个主题，众人已经说了很多，无新话，不再说。我感兴趣的是，在胡学文这里，家乡或乡土意味着什么？它是诗学意义上的安居之地吗？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和社会的安居之地吗？给我们生计，在七大姑八大姨、邻里乡亲之间，在面熟的和似曾相识的面孔构成的世界景象中，让我们体会到归属？

——家园将芜，胡不归？这样的家乡具有一种“召唤感”。而胡学文，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不管他是否承认，他小说中的家乡并非这样的家乡。那是一个起点而不是归宿，在逐渐展开的行程中，它被推得越来越远，模糊不清，以至意义枯竭。胡学文的小说，最根本的情境是孤独，“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那些在路上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仅仅是一个人，无依傍也无评判，必须独自承受善恶。据说他的人物都是一些性格偏执的人，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实际上，这些人只是被孤独和恐惧所支配。假使一个人生活在月球上，那当然孤独，但是，假使这个人相信，遥远的人世仍然按照他所信的逻辑运转，那么他的孤独是有处安放的，那还不是真的孤独；真的孤独是，被遗弃在意义世界之外，他确知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此时他能干什么？他只能盯住眼前这件事，天天砍树，让自己相信，世界和生存的意义全在这件事上。他偏执地、不停地走下去，哪怕是心怀恐惧，步步惊心。胡的小说几乎无闲话、无闲事、无宽裕、不停留，那全然是孤身夜行者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胡学文写的不是乡土不是离开乡土，而是人的注定的茫茫前路。

然后，在南边，有刘建东和李浩。

胡学文从空间上理解世界，他的空间无限大，全然人世，

但大到极处，留给人的也不过是独木桥。相比之下，李浩的世界几乎不具空间，他的来处不是家乡，不是一个地理实体，去处也不随着人的脚步，他的世界是时间的轮回往复，是依稀仿佛的前世今生。

李浩执念于“父亲”的形象，他说：“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关注‘父亲’，还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趣味，在我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并且可能还会继续出现。我曾写下《那支长枪》、《蹲在鸡舍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如归旅店》、《父亲，猫和老鼠》、《乡村诗人札记》、《父亲树》……去年，2012年，我完成了关于‘父亲’的总领性建筑《镜子里的父亲》。我愿意对父亲言说，我愿意让父亲承载——当然，有这一意愿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数目众多。”

他关注父亲，还因为他也是父亲，托生为男人也就是托生为父亲。而他，只是一个逃避成为父亲的人，他把他不能或不愿承载的一切放在镜子里，他声称那是“父亲的镜子”，他像强迫症和抑郁症患者一样注视着这面镜子，由此，他超越了现代文学以来父亲谱系中的“审”和“弑”。时间之轮是如此的轻和快，但李浩却如此慢如此重，似乎时间并未流逝、向前，而是近于不动的重复。

相比之下，刘建东轻逸而古怪。多年前我看刘建东的小说，奇怪地想起孙犁——孙犁是河北作家，围绕着他，曾经形成了荷花淀派。刘建东当然不像孙犁，他们之间差别之大就像一只猫头鹰之于一朵荷花。有趣的是，这“四侠”看起来谁也





不像孙犁，似乎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现代以来河北文脉的影响，似乎他们真是游侠，飘然来去，无门无派。至少，人们无法像谈论河南、山西、陕西、湖南、江苏的文学那样，简便地找到文学地理学的论述框架，然后把他们放到万神殿的应有位置上去。

但隐秘的联系也许是有的，仔细端详，他们也许都在无意中、天然地在某一点上像了孙犁。尤其是刘建东，他的目光眼神让我想起孙犁。孙犁的眼神有一种退避，他不抬望眼，眼皮低垂，好像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好像是云淡风轻的，但其实也是深思熟虑的。而刘建东，他也目光低垂，但他没有孙犁那样从容，他和孙犁一样，闪缩躲避着什么。孙犁在文人美学传统中找到了落眼处，刘建东则热衷于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发现世界，但又不是惊喜的、狂狷的，好像他只是出于羞涩，他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结果，他在地缝里通到了幽处。

这是一种羞涩的写作。这使得刘建东成了这“四侠”中最具阐释难度的一侠。我们多少能够自以为是地肯定我们知道胡学文和李浩在干什么，但谁能说得清刘建东在干什么？也许，在他的羞涩和躲闪中，刘建东找到了一种小说方式，这种方式涉及的不是对世界和生活的解释，而是不解释。或者说，是相对于解释的雄心和自信的不解释；又或者说，是对解释的无力与不可能的体认。所谓“欲辩已忘言”，刘建东的小说家言是忘言之言。

刘建东是不自信的，其实无论是胡、李、刘还是张楚，都有一种内在的、严重的不自信——不是艺术的不自信，而是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种惶恐感，绕树三匝，诚惶诚恐，真做到了“诚”，那就是艺术的力量所在。刘和李的叙事姿态中都有一种闪躲的姿态；而胡，他是如此密集，他一步紧跟着一步，让

人感到如行夜路的紧张。

现在到了东方，且说张楚。面对张楚的作品，同样有一种解释的困难。他的小说，很多人看出了好。但十几年来，他从未被充分地评说和阐释。张楚，他的人物不是中层也不是高层，他写的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但是，在平原尽头的城市中，那些孤独的男女，他们在人世间的爱欲、苦痛和软弱，似乎真是放不进关于底层或现实的通行批评话语里。

张楚的小说让人想起契诃夫，《三姐妹》的契诃夫，还有《天边外》的奥尼尔，他的人物困于此时此地，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姿势：向着远方。远方的朋友、远方的星星和冰雨、远方的工作和机会，或者仅仅就是不是此地的远方。

他们就在这里，怀着一个远方。

张楚的声音超然全能，有一种着意克制的悲悯，似乎在他看来，人的无边守望本是自然。他之令人心动而又难以解释，是因为，他之所写，就是我们所“在”，就是在我们说得出来的、滔滔不绝地说着的一切之下，那个沉默的、无以言喻、难以判断的内心区域。当我们还没有一套体贴细致地分析人的内心生活和复杂经验的批评话语时，张楚的小说就只能是被感知，然后被搁置。

在河北，在散落于平原和草原的乡村和小城中，有了这样四个作家。至于他们为什么在河北，他们是否有某种“河北性”，我无法回答。我已经表达了我对河北历史的看法，但是我深知，在这种看法和这四人的写作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解释是轻率的、不可靠的。

这四个人，在全国范围内也无疑是六七十年代作家中的翘楚，他们的叙述和语调各具特性，但他们终究都是低调的；夜





凉如水，低调独弹，需要静听，在寂静中逼近我们自己，让他们的光照亮我们模糊不清的面容。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想起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我想起无边无尽的平原，单调的、广大的、几乎走不出去的平原。我想起，在夜行的列车上，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点点灯火，无端忧伤——那是我生长的河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在平原的尽头有座大城，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然后，我还是想起了两千多年前，易水河边，那时，寥落侠客在萧萧秋风中感受着世界之大与人之小。

我想象，如果那年易水河边人是张楚、刘建东、李浩、胡学文，那又待怎样？

2013年10月10日子时

目 录

你喜欢夏威夷吗·····	001
曲别针·····	012
蜂 房 ·····	028
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042
长 发 ·····	061
草莓冰山·····	074
骆驼到底有几个驼峰·····	087
冰碎片·····	100
旅 行 ·····	116
雨天书·····	132
我们去看李红旗吧·····	144
良 宵 ·····	157
刹那记·····	173
野薄荷·····	214
地下室·····	235

“写作是一种自我的修行”

——与张楚对话 ·····	行 超 271
---------------	---------

目

录



你喜欢夏威夷吗

接到王叔电话之前，艾娅早答应了许老板一起吃午餐。也许不叫许老板，而是徐老板？或者吕老板？韦老板？裴老板？每隔十天半月，这个自称家具制造商的胖男人，都会给她发短信，告诉她，他有点儿想她了，他已订好客房，某某酒店，通常都是三星级以上的。有时他会很委婉地征求她的意见，说，来我家吧，我给你炖糖醋排骨吃。艾娅从没拒绝过他的邀请。

那天是星期六，艾娅刚好在书店看到一本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之所以注意到这本书，是因为封面上的大胡子男人。无疑这就是海明威了。额头上沟壑纵横的皱纹、水晶玻璃一样亮的眼睛、看上去密集硬朗的白须，配上天鹅绒般湛蓝的封皮，不禁让艾娅心里一荡。于是随手翻了翻，便看到这样一段话：“我同情那种不想睡觉的人，同情那种夜里要有亮光的人。”

她已很多年没买过小说，她已经不是上大学时那个喜欢泡图书馆的女孩。可是因为这句话，艾娅把书紧紧揽在怀里。

是付款时接到王叔电话的。号码很陌生，她以为又是哪个客商打来的。私人时间她从不办公家的事。挂电话后她倚着椅子翻书。那个酒吧侍者刚给聋子倒了杯白兰地，递给他，并且安慰聋子说，你应该在上星期就自杀了……手机响了，艾娅还没接。等弯腰捡掉在地上的书签时，她发现丝袜被什么东西钩破了，一缕线头抽搐着。她突然沮丧起来，不为别的，只为她的袜子。无论袜子质量如何，只要穿上一个礼拜，肯定会被脚指甲顶破。这或许和她的懒惰有关。小时都是母亲帮忙剪指甲，





谈恋爱时是王小峰，后来呢，是她自己。一个人，总是很难想起这些琐碎而必须做的事。

在她愣神儿的空当手机又焦躁地响了。

“我今天休息。”她轻声细语地问，“哪位？”

“是我啊！小娅。”

一般的客户不会知晓她的小名。这男人的声音让她有点儿耳熟。

“我是你王叔啊，小娅。”

“王叔？哪个王叔？”

“我是你北京的王叔啊！怎么把叔叔忘了啊！”电话那头悦耳的男中音笑了起来。

艾娅眼前便浮现出一位穿白的确良衬衣的男人，春天的樱桃树般影影绰绰。“你最近还好吧？”艾娅有点惊喜，“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跟你三叔要的号码！你三叔说，你一直在这边做生意。你们全家都好吧？”

“都挺好的！你现在在哪儿？”

“就在大连啊，呵呵，我们来开会。”

接着王叔说，他来此地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全国的心血管专家全聚集到这座以风景优美著称的海滨城市了。他将在这里待上三天，两天开会，一天自由活动。今天是他在这里的第三天，他已经预订了今晚的飞机票。他说，好多年没见过艾娅，也不知道当年的漂亮女孩长成什么样了？

艾娅的嘴角一直翘着微笑。这一年来，她很少笑。或者说，她根本就沒笑过。

艾娅认识王叔那年，应该是十六岁。那年她跑到三叔家，住了整整一夏。在艾娅印象中，北京夏天潮，三叔家住在一个叫平安胡同的地方。每天睡前，她都会在墙壁上捉到一些肉红色潮虫。它们通常一群群蠕动着浅绯色爪子漫过墙角。每逮一只，艾娅就用手指肚夹起，再用另一只手上的指甲将它们的小腿一条条割下。通常睡着前，艾娅的指甲里满是虫子腥气的肢体。她喜欢把指甲伸进嘴巴，厚厚的舌苔舔动着指甲缝，潮虫味道就顺着喉咙扩散到胃里。很多时候，她会被自己的举止打

动，灯熄后，一个人在凉席上趴着哭。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中考没上重点线，只好去了家普通高中。艾娅就受不了，她受不了主要表现在饮食上，一连两天只喝点自来水。母亲给她炖了只乳鸽，她只用筷子扒拉两下，蘸蘸汤，闻了闻，垂着眼帘说：“盐放多了。”后来母亲给她买了张火车票，跟她商量着说，去北京玩两天吧，你三叔打电话说，想你了呢。艾娅三叔和三婶在北京一家部队医院当医生，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利用休假时间，来石家庄待上一段日子。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来这个火炉般的大农村避暑。他们的说法每每让艾娅父母感动。那次母亲让艾娅去趟北京，一是散散心，二是代他们探望弟弟一家。艾娅没料到叔叔一家住在那样简朴的四合院，只有两间昆虫般大的房间。艾娅主动挑了间套厨房的。白天时他们去上班，艾娅便坐到那株鸟绒树下读点闲书。读闲书的时候，便认识了王叔。

如今王叔来大连，她不清楚，有没有必要见他一面？上高中和大学时他们还通过信，当然信里也不会谈什么，王叔不外乎叮嘱她好好学习，或者放假时去北京旅游……每年元旦，艾娅都会挑张精美的贺年卡邮寄过去，一直到毕业还是有联系的。只是等结了婚生了孩子，那份闲情就少了。掰手指算算，他与她，已经有十四年未曾谋面。十四年！当年的女孩已是个独身的离婚女人，而当年那个喜欢穿白衬衣、笑起来有点迷人的男人呢？老是肯定会老的，小腹隆起，语速缓慢，过度地饮用白酒会让他患了脂肪肝……艾娅手里握着那本六百多页的小说集，难免踌躇起来。

她刚才在电话里对王叔说，她中午请他吃饭。其实，说完就后悔了。如果没记错，她已经答应了许先生的邀请。

对许先生，怎么说呢，艾娅倒没什么想法，如果说有想法，也只是对他的身体有些微微的热望。许先生是个有意思的人，做完后会给钱，钱不多，五六百，或者多些，被他毛茸茸的手指温柔地、命令似的塞到她手里。那些钱对她来讲算不得什么，可既然他愿意给，那么坦然地接了，也没什么不好。她手头倒是不紧，积蓄是有的，何况离婚时她虽净身出户，手里却攥着张欠条。欠条是王小峰打的。他不给她房子，不给她女儿，那么，从金钱上让他补偿，便是对他最大的伤害了。除了这样





的伤害，她还能选择哪种复仇方式？往他脸上泼硫酸？阉了他？这些极端的事艾娅做不来。既然不能从肉体上让他痛不欲生，为什么不能让他在精神上痛苦？欠条便接得心安理得，心里冷笑着安慰自己，女人十年的光阴，怕也就值这张欠条了。

而离婚后她最大的愿望，便是到外面旅游。艾娅不喜人文景观。庙宇楼台、前朝庭院，对她来说尚构不成诱惑，只是一座座坟茔罢了。她喜欢自然的东西，比如山，比如水，比如满山遍野开疯了蒲公英，比如沙漠里的一片葡萄园，比如，点缀着椰子树的黄色海岸线。

“夏威夷”，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就冒了出来。这名字在她想象中，简直就是“阳光”的同义词。她没刻意从网络上搜索关于夏威夷的任何信息，她只知道，那里有海，有沙滩，有穿着草裙跳舞的土著人，有廉价旅馆和彪悍的美国水兵。大连也有海，大连的海也美，但大连的海是柔的，是阴的，即便夏天，海水的潮气也能将房间墙壁逼出层水珠。而现在她最想去的，是那种阳光爆射，一个下午就能将人的皮肤晒成橄榄色的夏威夷。小时候写作文——《我的理想》，艾娅通常会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长大后，要当一名光荣的女解放军，手持钢枪，头戴钢盔，在祖国的南沙群岛巡逻。”如今她的理想倒单纯多了，用刚才偶尔看到的那篇小说篇名来说，就是，她想找“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待上那么一段时间。

这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她跟旅行社咨询过，跑趟夏威夷，光团费就要两万块，别的就不消说了。她现在需要钱，哪怕是三五百，哪怕是三五十。那么，中午，是去跟许先生约会呢，还是跟王叔吃顿甜美的、回忆少女时代的午餐？她答应了王叔，但还没有给许先生打电话辞约。在书店里，她摸着自己粗糙油腻的皮肤左右为难。后来她想，她必须去趟洗手间。她必须将浓妆洗掉。接待一名远方来的故人，最好素面朝天，清爽宜人。

在洗手间她又接到条短信，信息是许先生发过来的。他们不常见面，他们甚至谈不上熟悉，除了彼此的身体接触，他们的关系，永远隔着一层薄膜。或许许先生天生是个“自来熟”，以为有了第一腿、第二腿，有了彼此的进入和被进入，两个人的感情就有了互通的甬道？结识

许先生纯属偶然，离婚后有一段时间，艾娅迷上了网络聊天。许先生就是她在网络交友中心认识的，从第一次见面到第一次上床，他们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许先生面色红润，大耳垂肩，怎么看怎么像个貌似憨厚的乡镇干部。他的衣服也说明了这点：西服袖口的商标永远不会剪掉，黑裤子永远跟白袜子配一起，白衬衣的领子油腻腻的。那次做爱，当他褪掉内裤时，艾娅惊奇地发现，他穿着一条色彩鲜艳的花内裤，而这种内裤，除非家里人缝制，商场里是永远买不到的。

王小峰就不同。王小峰有洁癖。作为一名解剖尸体的法医，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脱下那身警服，用香皂不停地搓手。有时候艾娅想，在王小峰心目中，他那双沾染了死者气味的手，远比她还要重要。可是，这样一个有洁癖的人，怎么会爱上一个酒店的坐台小姐？

有些事艾娅搞不懂，比如她就不明白，许先生为何老给她发黄段子？也许，许先生本来就以为她是个小姐？这多么可笑，他永远不会知道，艾娅会在一家不错的私企任职，而且是个业绩和口碑都不错的部门经理。

艾娅快速删除了那条短信，她再次坚定了信心：中午陪王叔一起吃顿便餐。下了决心后她给许先生电话，她说，她母亲又病了，她现在必须立即赶到医院陪床，老太太病得很重。许先生倒没说什么，沉吟了一会，说，要是钱不够，你就给我电话！艾娅说，钱的方面你就不用费心，我手头很宽裕，况且还有我哥我姐他们，谢谢你的好意！

许先生没挂电话，停了一会，说，我其实很想你的！真的，我一听到你的声音，下面就硬了。

许先生的话很质朴，也很直接，却说得艾娅眼睛有些潮。许先生能折腾，但知道疼惜人。有一次，他开车把她拉到他们家具厂的仓库。他把一条毛毯仔细地铺在那些散发着树木清香的木屑上，再用魁梧的、有些发福的身体将她一次又一次覆盖。她盯着身体旁边的一台裁木机，听着男人粗重的、近乎野蛮的呼吸声，想，她其实一点不爱他，她只是需要这么个温暖的肉体抱着她，贴着她，潜入她，让她多少感觉暖和点。

于是她只得安慰许先生说，医院的事情料理完之后，她立马叫他。她也很想他。许先生“嘿嘿”地笑了两声说，那我等你。办完事你一定要通知我啊！我先跟哥们去吃饭了。刚才赌钱，我赢了他们两万块

